

詩

譚

詩譚卷四

東魯謙齊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憶魏鄭公

洪武間御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唐肅有詩云，
雪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堂空詞臣不敢

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可謂善于規諫矣。夫諫體多端。無過于直諫。諷諫乃因事納忠。其功率多于直諫。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昔人上一章奏。動焚香積誠。以冀君心之一悟。誠有言責者所宜勉也。唐谷那律爲諫議大夫。常從高宗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不漏。那律曰能以瓦。

爲之更不漏。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疋。可謂諷諫獲報。

詩記講席

孝廟弘治元年御文華殿講書畢。賜講臣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轡。叩頭謝訖。上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職分當爲。皆頓首而退。程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朱恩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袞衣紅耀天。機錦來帶黃。分內帑金久幸。

清班容宦履老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
事消得君王念苦辛一時交泰盛事真可照
耀史冊也。

題劉寵廟

王叔能過劉寵廟詩云劉寵清名自古傳至今
遺廟留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
錢有嬉笑譏刺之意愚嘗謂女子之貞一失而
餘無足觀居官之大節一貪而餘無足取同在

詩書禮義中者誰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
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
趨羶錢癖罔厭貽笑不恤大都意爲子孫計長
遠不知止留寃債于子孫耳至于立廟祀贍宗
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
入必甚悖出立臻膺鬼神之怒博聞闡之歡傾
窮民之身家樂有限之享用可乎有初筮仕時
猶知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

官爲家。以財爲性命耳。至于官之大者。統轄愈衆。效尤愈廣。一人受賄。則千人競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可。似。湧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似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可勝嘆哉。陳子謂劉東山曰。貪官汚吏。浸漁百姓。甚于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誰與行之。乃猶以憐才之說。爲貪吏冤者。夫以恤民治事爲才。未聞以巧浚民膏爲才也。近日明旨。日民窮盜起。皆有

可貪殘所致可謂洞見吏弊矣奉行澄汰豈非
察吏者之責乎

贈葛蘭賓

葛蘭賓隱居養母以孝聞高文毅贈以詩云烏
紗巾子鹿皮冠林壑幽栖若謝安百歲殷勤惟
奉母一生瀟洒不求官淮鹽海錯常供饌野杏
山桃屢薦盤架上有書尊有酒老年心事足清
享及不外
歡蘭賓秦州劉莊人也

聞丐詩

梅聖俞聞丐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僉歡未許暫停杯此與前輩蠶婦吟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其意相同讀之令人勃然興施濟之念矣諺云富家一宵費貧家百口食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凡救人性命所損無多而所濟不少仁心爲質

者常有設身同患之意。初不爲市德沽名計也。
眼見富者能散財。則恒保其富。愚令衡水時見
其邑趙氏曾捐金五百建通濟石橋。迄今免漳
水飄沒之患。趙富于今更盛。子孫亦好善樂施。
知其方興而未艾矣。

鬻廬詩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于鄰。價成有詩曰。
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

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情詞悽然可爲蕩家之戒昔趙清獻公所居甚隘弟侄有易隣居以悅公者公曰吾與鄰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乎士夫居鄉當知之

羅倫已復官

羅編修一峰之貶雖時相李賢而爲之畫策者學士陳文也文死薛之綱御史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歎墳門客散名猶在

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嘗論小人妨賢。起初只是一念固寵。事到頭來騎虎之勢不得下也。尚當慎之於始哉。

賣子嘆

馬柳泉賣子嘆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離骨賣兒曹。此時一別何時見，遍撫兒身祇兒面。有命豐年來。

贖見無命九原抱長怨切莫憂爺娘憂思成病。
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絕悲風颯颯天茫茫讀
此詩嘗改容垂涕愚近閱邸報晉中饑饉之甚
至父子夫婦相食草木焦枯斃骨枕藉流離亂
亡寧止賣兒一事耶近世急催科而緩撫字民
苦不得上聞久矣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
去騶從人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
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近

之守令有三年報政而足不履田間者矣其貌
巡撫公何如也

踏災行

天災流行何歲無之長民者實行恤振庶免流
亡乃故事應之間有無益而又害之者不有其
民其如惻隱之心何因讀袁介踏災行願司牧
者各書一通焉其辭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
敝衫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

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原無本爲經營、只種官田三十畝、欵詳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更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
江南一大旱

床。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入

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
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
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
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喚我、不
著吾久
官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
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暗官
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卽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
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

言謂
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
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泪、我忽驚慚汗沾背、老
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今_地簡田吏。

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鍾所在有惠政歲滿去民叩

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爲歌謡曰、况太守、
民父母、早歸來、惠田叟、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
楊文貞公贈之以詩有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

頗以此
官之殊
更者

重迎張益州之句。愚嘗論古之銓人者爲地擇人。今之銓人者爲人擇地。偏是盤錯難治之地。多用朽鈍無用之人。何者。巧者避而拙者罹也。乃若久任之法。其要實驗之民情喜怒。而後艸陟無倒置之患。否則止供巧營之趨避耳。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治病者不問其舉止言論。但能治病便是良醫。凡治民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公爲參。史。吳。休。

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急。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

尹鳳岐諷時

尹鳳岐先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水東日記載其一首。因時舉賢良方正。卽得授八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有詩云。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早去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詩近于戲。而因以諭取。

士之法莫要于鄉評。蓋人之言行能掩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衆知。修于家而暴于庭亦甚彰明較著矣。昔者成周之鄉里選舉也。閭胥既書其孝悌。族師又書其任恤。黨正又書其道藝。而所書者非一人。月吉既考之。歲終又考之。三年大比又考之。而所考非一日。則縣鄉而之學。繇學而之司馬。無非平日所素稱之賢。然所以至是者。有教化之官以訓之。有學校之地以養。

之此選舉所以爲良法與。然而惟行于公道昭明之世，人人以公舉爲快。大家以私囑爲耻。而後可以收取士之效。脫一不公，仍不如制科之法爲暗中摸索而得之者。使課學行于未仕之先，課職業于入仕之後。正○如○此是非真而激揚明何患。人才不三代也。

附讀書論

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后之學者其無

過于經明行修爲第一義矣。乃一入塾肆，止爲尋章摘句之套。一售棘闈，無非榮身肥家之念。豪傑之興不聞，禮義之教滋湮。士風學習日陋，一日往往于義瀆倫之事，常出于誦詩讀書之人，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如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

投吾詩以學于子。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于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論語
不知
誠不可

題倚樹人

長安市肆壁上畫一人撫鬚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于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冰山謝，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李西涯謚

謚法萬世之公，幸而得之，反足貽笑。李公西涯謚文正，有無名子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

文正却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由近峰聞畧載西涯疾篤時，諸老入視問以有所言否。李在榻上叩首，諸老曰：莫非欲謚文正耶？李又叩首，旣而請謚，乃得之。李之貽笑固宜，而當日史筆，何輕假以至此也。先臣徐師曾曰：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亦得其人則重，失其人則輕矣。東莞陳建議曰：謚法之定，其必畧采唐末故事，遇大臣以謚。

請有。渝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謚。
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閣臣復
秉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助臣親公
必謚。侯伯之蒞軍府加官保必謚。謚兼美惡。文
臣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不拘内外。有德
行政事。卓然可見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
部及科裁之。仍取自。上裁。是惟無謚。則已有
則有美無惡。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

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瓊者易之以下謚可也。愚謂人鮮鐵筆則以惡謚加人恐難言之卽

高祖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于魯秦二王猶命之

曰荒曰愍豈可槩之後世哉然則文武之臣其

爵應得謚者亦慎擇之而後有謚卽有眚者不

予之謚亦可矣然從古幽厲有謚而况于人臣

乎是又在當事者矢慎矢公勿滋議者之口可

也。竊以須先道業而後文學先忠事而後榮名

先遠年而後近歲。主謚者人主之春秋。議謚者人心之是非持真。是非以昭布公道已往現在不妨通一折衷。以經

聖明之定。以服天下萬世。其法重于當世之賞罰。以作將來勸懲。可不慎哉。

樵夫圖詩

有人題吳小仙畫樵夫圖云。婦囑夫今仔細聽。採柴須放擔頭輕。昨宵雨過苔苔滑。莫向顛崖。

險處行近濮陽李伯承題鄧鳳山漁者云勸君
且自守山阿黃口小兒留戀多莫買漁舟釣明
月江湖日夜有風波此詩俱可警世非漫作也
涑水迂書載天雨迂夫出見坂車息于高蹊
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之覆不遠矣行未十步
聞謹聲顧其車果覆其徒曰子何以知之迂
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雨滌而蹊獨不
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

高
尚
者
可
者

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
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奚。販。車。之。足。云。

陸文量却私奔

太倉陸公容字文量少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
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給以有疾期
之後夜女退陸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
女來窺垂讀書欲抱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
相如遲明託故遷寓是秋遂膺鄉薦然則亦天

之所以報善也。載觀宣淫敗度者，動自短其祿。
○某府有縣、滿邑、海行、本是先壽究其禍根本于一時慾炎不自撲滅耳。昔人
詩云：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悞平生，亦可
爲凜凜矣。

鄒庶常詩

成化間鄒公智幼貧居龍泉庵焚葉照讀或通宵不寐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于會江門外公馬上口占曰龍泉山上苦書生偶竊

三巴第一。名世。上都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

驚。時年方弱冠耳。及入庶常。因星變抗章。極斥

宦官。遂下詔獄。其寫懷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

垂青史。如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

紫宸。其辭朝日。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
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公殆

天植孤忠。非與賣直沽名之輩同日而語也。

不作盲聾啞官

進賢舒梓溪及第未幾以建言出爲福建提舉
賦詩曰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九
重殿闕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搖
狗尾一封誰肯犯龍顏生來慙直懷孤憤不作
盲聾啞官夫氣節日微言官有寒蟬之謂人
入作盲聾啞矣批鱗折檻伊何人哉猶曰事
有不可以口舌爭者諍之罔益夫天下有必不可
少之議論卽聽與不聽不計也况明主不可

以。情。求。而。可。以。理。奪。安。必。片。言。之。不。可。以。回。天。
也。

率性堂書懷

閩寧德少保莊敏公聰初爲吏科給事屢疏劾
選法徇私必置諸理而後已會忌者旋劾公左
遷國子學正嘗坐率性堂有書懷詩曰東風吹
雪弄餘寒樸械歌來興未闌聖世誰云輕冷
職菲才原不稱言官蠹芸香煖圖書靜爐篆烟

消午漏殘自唉此身宜懶散敝冠塵土不須彈。
公于成化間掌都察院事時道中時有所彈劾、
當事厭之謂公不能幹其屬公曰已既不言而
又禁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賦雪憂國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用事果切無漫語
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澀頻扶白
玉闈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餓鳥

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
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民憂國之情，藹然可
掬。至如昔人隨車縕素灞陵驢背等語，自是閒
話頭。

一度遷移一度閒

津南陳景允，高初爲御史，有聲。後奏事被謫，爲
典史，繼方陞一水山縣。爲詩曰：性懶才疎，官亦
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爲知命。一度遷、

移一度閒甚有可以怨之遺意。

道人書壁

多買莊田。唉汝癡。解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
幾年去。交付兒童賣與誰。乃乞食道人書壁之。
詩雖爲俚言。實中民瘼。國家多事。差求繁興。
百畝之田。不足一役之費。何況民窮盜起。多蔽
適爲寇資。亦民生之不幸也。

衡山峻節

文衡山先生有病起遣懷二首其一潦倒儒官
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
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
松關不嫌窮途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其二
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歇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
知命在古來之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
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
儒科此詩傳因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直亮明

哲想見其人

枚點太平

盛世不無逸民亦以枚點太平故孫布衣一元
日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
門通鶴渚隔林烟火是漁家凸頭老榆占風雨
石上昌陽閑歲華枚點太平還着我棕韁桐帽
送生涯按一元號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高
逸不可一世嘗寄居武林費少師罷相東歸訪

之值其畫寢孫故臥不起久之少師坐待益恭
孫乃出了不相謝送之及門矯首東望曰海上
碧雲起亦大奇遂接赤城大奇大奇少師出謂馭者曰
吾一生不曾見此人

詩伎守義

金陵教坊妓齊三錦雲能詩善鼓琴常對詩人
雅談終日不倦名振當時與庠士傅春私愛遇
春緣事繫獄雲脫簪珥爲餽或售臥褥供之後

謫戍遠方雲欲從行不果臨別送一詩云一呷
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泪啼爲
雨明日畱君不出城春去後雲輒蓬首垢面閉
門不出日讀佛書未幾疾沒人多義之其關盼
盼之流與。

邵黃金詩

吳文正公訥爲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
齋黃金百兩追送夔州府公不啓就題其上還

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痕險灘。若有
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廉而不激。如
此世無楊震，黃金晝行乃有受餽滿橐。而問于
尋常餽遺發覺以市公道者，其誰瞞與。有愧此
公多矣。

題牧牛圖詩

蘇州劉完庵鉦爲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
牛圖詩曰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溼蓑衣。

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之掛冠去。背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蜘蛛網而嘆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可謂勇退矣。

丈田投詩

楊貢以民間多隱田。于是爲丈量之法。有投以詩者。口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閒洲渚。寄與沙鷗吳浪眠。楊爲廢法。凡

奸猾吏胥、不樂無事、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
懲懲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
使專辦軍儲、無一毫指染、猶恐琢削元氣于民、
困之日、况廉吏少而貪吏多、因之爲利、尚可言、
乎、丈量之法、賈似道行之、誤國誤民、已不可言、
但與此相類、尅剥之道、是不一途、其始皆以興、
利爲名也、上開一孔、下鑽百竇、以及假借侵漁、
莫可殫詰、于是告奸日煩、獄頌日滋、罪罟日長、

愁怨日盈、斯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王安石
行青苗之法初何嘗不言興利而利窮害生。卒
以亡宋。李文靖公曰沉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
此之利而利之亦可厭乎
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惟以此少報國耳。陸
象山曰往充員敎局凡四方奏請有所建置更
變多下看詳其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于獻計
一且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
論駁凡此皆至論愚作令直隸時見條議之下

州縣者應接不暇就中斟酌施行十無一二可
者蓋地各有不相宜勢各有難行故也長人者
不于此調停而一槩施行雖大悉驚矣如何而
可

按朱文公有言曰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
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
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
樓以貯簿籍不與他文書混閭郡皆曰不可

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造說以爲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詞以爲不可、今之爲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利、無意于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頌爲賢守、文公之言如此、然則丈田之法或得其人精其法、期

于有利無害以清徭役以恤貧累或亦可行之而無弊與然在吏治日敝之日誠未可輕議也

清風兩袖

于兵部謙性孤介在河南山西十八年共入京議事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間間話短長公之大節挺挺可想見矣

李林甫之
人非不
長謙
矣

其後遭變臨刑賦詩云莊椿居士老來魔成就
人間好事多正統再更新日月大明重整舊
山河功超呂望扶周室績邁張良散楚歌長嘆
一聲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此等氣槩真不
愧大丈夫也

文公祠詩

白沙題湖州韓文公祠云刺史文章天下無海
中靈物識之乎可憐甫李生人世不及滄洲一

鯤魚其意卽蘇老題廟碑也

愛蓮堂詩

莊渠魏公督學嶺南以正學廸士始一二較士
以文及後專崇行簡士未試文而高下進退已
有定列臨試止出一破而已然親信一二生徒
惟言是用有林生者竟以貽敗公嘗會十郡之
士講于泉司之愛蓮堂有書一絕云自疑自失
自驚人爲主斯文用意深惟有愛蓮堂上月分

明照。破此人心。愚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况偏聽生奸。先無公道。何
以激勸士類哉。臨海陳公選提學畿南徧歷州
縣。出宿學宮。嘿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書。
暇則習禮。一時士風感化。薛文清在成均時。訓
監士以仁義道德。隨人善誘。兼令習禮樂。一時
太學頓見三代威儀。多士翕然向化。所謂以身
教者。從以德化者疾也。虛飭耳目。徒貽咷柄耳。

蘇李泣別

有題蘇李泣別圖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泪都無一滴爲功名其慷慨淋漓讀者可感。

明許敬齋謂門人曰吾歷宦途四十餘年升沈得失亦以備嘗未嘗爲自己功名費却片紙此念可對天日汝輩宜取法者也

四知臺詩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有詩云人間

無處不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

過馬頭猶自起清風。公嘗言士大夫不愛錢便

有七分人了。又言取與是士人一大節。不可不

慎也。公有却贈詩有人情重贈尤多奈我心中
義理何縱使盡添齊楚富一身之外總爲他。

爲官徹底清

江丞相古心知吉州遇上元放燈同樂雨作有

士人投詩云隱隱雷聲天鼓鳴熒熒燈火夜星
辰風流太守明如鏡何用嫦娥作主人後古心
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風濤大作索紙筆寫
詩云萬里爲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
若有虧心事分付此身葬巨鯨公之素行清白
可知矣

勸廉直詩

好事盡輸純與直漫勞頰舌湧如泉此太宗戒

欺誕之詩也。臣節但當守公法。馳騁苟進。何可。
取此真宗疾奔競之詩也。有官居。凶。無地。起
樓臺。此贈寇萊公之詩也。田園貧宰。相圖籍富
詩書。此贈富鄭公之詩也。然則厲天下之風俗。
激天下之節義。存乎上之人。握其機而利導之。
耳。嘗怪文帝之舉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令。武
宋康王及从帝之舉廉。而閭鄰之廣。不薦一人。是何廉吏之

艱耶。

出源流至論

心不可有一事

陸放翁詩曰胸中那可有一事。海內應知無兩
人。讀近思錄明道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
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
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上不可有一事。然則胸
中果無一事者。豈非海內無兩人乎。又子瞻題
靜照堂中云。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愈。抑無
一事之難。

張制置有某中無一事。其前多奸人。

傷時詩

帆力勞。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
過于酒醉。得人心外不醒。鄭雲詩何等痛切。恐
謂人心有主。豈名利所能沉醉。許衡少時暑中
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
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
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一梨
且然。何況大事。

毫邑薛蕙曰。小兒有病癥者。凡其飲食皆注于病以益其疾。世俗之病正類于此。人苟懷聲利之心。則種種學問。皆化爲人欲。以助成其功利之一念。雖或爲善。亦不免卒歸于此。故有志于學者。必先除此病根而後可。

崑山歸子慕曰。取予一事。寢是吾儒立身大節。不可不謹。若于此稍有苟且。便是失其本心。不可爲人矣。更說甚道。更說甚學。古人非其義。非

其道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矯也只是欲存其本心而不失耳此與魯齊事相發明。

從仕詩

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悟苦心韓文公可謂勘破世局矣。

寄劉逸士

無愁無累者偶向市朝遊此復來孤艇依前入

亂流高眠歌聖日下釣坐清秋道不離方寸而能混俗求尚顏詩也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切不可有市井之習。

聞規啼

孟浩然聞規啼詩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隣家婦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爲何情可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利人濟物隨感而動江

湖廊廟隨遇而施可矣。

呂溫偶然作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洟。
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愚謂丈夫作事正不必令兒女知也。

詩有道氣

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之氣象。豈尋常詩人可及。

詩譚卷四終